

『通古察今』系列丛书

古代希腊与中国的
『他者』意识

李渊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『通古察今』系列丛书

古代希腊与中国的
『他者』意识

李渊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代希腊与中国的“他者”意识 / 李渊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9. 12

(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215 - 12038 - 9

I. ①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比较文化 - 中国、古希腊 IV. ①G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71021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:450016 电话:65788072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

1/32

印张 4.875

字数 64 千字

2019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

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

主 任 杨共乐

副主任 李 帆

委 员 (按姓氏拼音排序)

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

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

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

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

郑 林 周文玖

序 言

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，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，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，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，拥有国家重点学科、博士后流动站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，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。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，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。在教学方面，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、教材编纂、教书育人，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。在科学研究方面，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、被学术界誉为“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”的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后，一批底蕴深厚、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，如八卷本《中国文化发展史》、二十卷本“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”、三卷本《清代理学史》、五卷本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》、二十三卷本《陈垣全集》，

古代希腊与中国的“他者”意识

以及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》《中西古代历史、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》《上博简〈诗论〉研究》等，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，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，得到同行普遍好评。

除上述著作外，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，以探索精神攻关，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，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，始终处在学科前沿。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。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，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，篇幅虽小，然问题意识明显，学术视野尤为开阔。希冀它的出版，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，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。

当然，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，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。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
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
北京师范大学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

2019年1月

目 录

前 言 \ 1

一、古希腊语 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词义考释 \ 4

(一) “荷马史诗”中的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之含义 \ 5

(二) 古风时代 βάρβαρος 含义的变化 \ 8

二、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蛮族观

——以《历史》与《波斯人》为例 \ 13

(一) 《历史》中的蛮族观念 \ 14

(二) 埃斯库罗斯《波斯人》中的蛮族观念 \ 24

(三) 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蛮族观念蕴含的时代特征 \ 32

三、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 \ 41

(一) 融合与对立 \ 43

古代希腊与中国的“他者”意识

(二) 血缘与文化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\ 47

(三) 政治因素的影响力 \ 62

四、《尚书》周人称“夏”考 \ 72

五、《左传》中的楚庄王事迹与楚人的华夏认同意识 \ 80

(一) 楚庄王问鼎与楚人的政治态度 \ 81

(二) 庄王论“武德”与楚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\ 90

(三) 楚人的血统问题 \ 97

六、论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 \ 107

(一) 血缘关系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 \ 108

(二) 文化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 \ 112

(三) 政治、血缘、文化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夷狄认同华夏的影响 \ 116

七、古希腊人、先秦华夏人之异族观念的比较 \ 123

参考文献 \ 133

中文参考文献 \ 133

英文参考文献 \ 139

前言

古代希腊人和先秦华夏人的“他者”意识，对后来的中西历史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。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后来为罗马等人群所继承并有所发展，而先秦时期形成的夷狄观念在后世也不断发展演变，但二者的走向却有所不同，本书试图从源头上分析二者的异同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二者的特质，并以西方为参考，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族群观念的特点。

古代希腊人、先秦华夏人在认识自我与他者时，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，但血缘、政治等因素也同样产生着作用，三种因素相互纠缠，在古代希腊、中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；而他们的意识作用于所谓的异族，也在异族产生了反响，这从一个侧面亦可看出希腊人与华夏人群他者意识的重要影响力。本书在

对古希腊、先秦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观念作分别研究的基础上，尝试对二者的异同作出比较。《古希腊语 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词义考释》通过展示早期文献中古希腊语中“蛮族”概念的发展变化以反映希腊人早期他者意识的演变；古典时代是希腊人与异族冲突和交往密切的重要时期，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蛮族观——以〈历史〉与〈波斯人〉为例》通过对古典时代史学家、文学家作品中蛮族观念的分析，展示了是时希腊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主要特征；《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》则重视考察希腊化时代希腊人“蛮族”观念的地域性特征。在中国先秦华夏的异族观念研究方面，《〈尚书〉周人称“夏”考》思考了周人称夏这一历史现象，探讨早期华夏共同体认同中所体现的历史连续性。对先秦时期华夏人群观念中的华夷之别，学术界已经有较多分析，多强调华夷之别在于文化而非血统，从春秋时期的历史看，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但其背后也有更深刻的原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华夏对华夷之别的认识，也影响了所谓的夷狄人群，而一些夷狄在华夏化的过程中，也受到了华夏观念的影响，《〈左传〉中的楚庄王事迹与楚人的华夏

认同意识》和《论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》则正是从华夏文献中对所谓夷狄的记载出发，探讨其观念中的认同意识，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。这些记载虽然带有一定的偏见，但也能说明，在春秋时期，夷夏界限已经逐渐被打破，而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则是文化和政治认同，而血缘认同所发挥的作用则相对有限。最后对古希腊人、先秦华夏人之异族观念的比较也是本书的结语，是通过对两种观念发展历史的比较，探讨血缘、文化和政治作为区分人群的三个重要因素，何以在古代中国与希腊的人群识别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。

此书中所收录的内容以笔者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主，并根据需要作了一定修改，统一了内容。书中如有不当之处，还请读者谅解。

书中研究成果的取得，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老师，易宁教授和刘家和教授，在我攻读博士和博士后工作期间，两位老师都对我的学业和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。感谢北师大历史学院对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。最后，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，他们对本书出版提供了大力帮助。

一、古希腊语 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词义考释

古希腊语 βάρβαροι (单数为 βάρβαρος) 一词，意为“所有说非希腊语的族群”^[1]，中译一般作“蛮族”(本书从传统文献角度使用“蛮族”“夷狄”概念，除特殊情况，下文不再使用引号)。此词与另一个希腊语词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的涵义及其联系，自古以来就存在很多争议，其中涉及古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变化问题。这里拟辨析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说，并且略陈管见。

[1] H.G.Liddell and R.Scott, *Greek-English Lexicon,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*, Clarendon Press, 1996, p.306.

(一) “荷马史诗”中的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之含义

“荷马史诗”《伊利亚特》第二章“船表”有一句话，拉铁摩尔英译本作：

Nastes commanded Karians in their own tongue, men of Miletos, Phthiron's leafy ridge.^[1]

按，此处的 in their own tongue 是对古希腊语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的英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纳斯忒斯率领着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(“说非希腊语的”^[2])卡利亚人，他们是米利托斯和树叶茂密的佛提瑞斯山来的人。^[3]罗念生、王焕生先生据希腊文原文所作的中文翻译，意思基本相同。^[4]

上引《伊利亚特》中的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原形为

-
- [1] Homer, *The Iliad*, 867. 本书所引用古代希腊文献来自 Loeb 丛书，下同。
- [2] 释义见科克主编《伊利亚特》注释本，G. S. Krik, *The Iliad Commentary*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reprinted 1985, p.260.
- [3] Homer, *Iliad*, II. 867—868.
- [4] 罗念生先生译作“讲外国话的”，见《伊利亚特》，罗念生、王焕生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4页。

βαρβαρόφωνος，希腊语还有一个词，即 βάρβαρος，在传世文献中此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（详下文）。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的联系，自古以来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。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指出，“荷马史诗”中没有出现 βάρβαροι 一词。^[1]然而他对《伊利亚特》中出现的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则未作讨论。古希腊学者阿波罗多鲁斯认为，βάρβαρος 的复数属格不符合“荷马史诗”的韵律要求，所以史诗弃之不用，而用了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的复数属格。^[2]在阿波罗多鲁斯看来，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两个词的意思相联，而且在荷马时代均已经出现。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看法则不同。他指出，βάρβαρος 应该先出现，才可能说卡利亚人是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，形容卡利亚人语言听起来粗糙。^[3]也就是说，先有了蛮族，才有“蛮族的”（即“说不好希腊语的”）一词，这就表明了希腊人将卡利

[1] Thucydides, *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*, I. 3.

[2] 转引自斯特拉波《地理学》，见 Strabo, *The Geography of Strabo*, 14.2.28.

[3] Strabo, *The Geography of Strabo*, 14.2.28.

亚人视为蛮族。^[1]至于阿波罗多鲁斯所谓 βάρβαρος 的复数属格不符合史诗韵律的看法，斯特拉波认为，史诗也可以用 βάρβαρος 的复数主格 βάρβαροι，后者是符合韵律的。史诗提到达尔达尼亚人时，就用了其主格 Δάρδανοι。^[2]

在现当代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中，有关 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的联系问题，依然存在争议。例如，德国学者多莉认为，βάρβαρος 是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的缩语词，晚于后者出现。^[3]多莉的观点可能有一定依据，《伊利亚特》中的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，可能是由 βάρβαρος 和 φωνή 构成的，φωνή 有“发出声音或语调”的意思。^[4]不过，美国学者乔纳森·豪尔的看法则不同。他承认

[1] βαρβαροφώνος 在“荷马史诗”中仅此一见，此处专指希腊人和卡里亚人的差异。

[2] 斯特拉波所引例子见 Homer, *Iliad*, XI. 286.

[3] 见 H. Dörries, *Die wertung der Barbaren im Urteil der Griechen*, in Stiehl and Lehmann eds., *Antike und Universalgeschichte*, Münster, 1972. 该文笔者未见，观点转引自 E. Hall, *Inventing the Barbarian, Greek Self-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, p.9, note 29.

[4] H. G. Liddell and R. Scott, *Greek-English Lexicon,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*, p.1907.

“荷马史诗”中的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可释作“说不好希腊语的”。但他认为，βάρβαροι 最初可能来自苏美尔语的 bar-bar，^[1] 意指“外国人”，但可能没有从语言上区分异族人的意思。巴比伦语中有 barbaru 一词，意思等同于苏美尔语的 bar-bar。^[2]

根据以上所引西方学者的观点，从词源上辨析 βάρβαρος 与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 两者谁先出现，迄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然而在词义的辨析方面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见于《伊利亚特》中 βαρβαρόφωνος，表述了希腊人从语言上把自己与卡利亚人区分开来的思想，^[3] 反映出希腊人最早的蛮族观念。

(二) 古风时代 βάρβαρος 含义的变化

尽管 βαρβαροφώνων 早在“荷马史诗”中已经出现，然而在现存的古风时代（公元前 8—6 世纪）的文

[1] 参见 J. M. Hall, *Hellenicity*,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2, p.112.

[2] 豪尔此观点引自恩斯特·威德纳，见 Ernst Weidner, *βάρβαρος*, *Glotta*, 4.Bd., 3.H. (1913) .

[3] 此类意思亦见于“荷马史诗”的其他地方。如《奥德赛》的第 8 章 294 有 ἀγριόφωνος 一词，指辛提埃斯人的话语是“野蛮的声音”。

献中，此词很少见到，而 βάρβαρος 则被使用。公元前 6 世纪时，βάρβαρος 有以下例子：

一是阿那克里翁的诗歌残篇，《罗伊布古典丛书》中阿那克里翁著《希腊抒情诗》的英译文如下：

And silence the solesian speech, Zeus, lest you speak the language of barbarians.^[1]

此段文字中的 language of barbarians 是形容词形式。乔纳森·豪尔的英译与此译文大体相同，^[2] 此残篇的话，中译文可作“停下有语法错误的话吧，宙斯，以免说出蛮族的语言”^[3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 βάρβαρα 与《伊利亚特》中出现的 βαρβαρόφωνων 有所不同，它并非专指某个异族的语言，而蕴含了泛指导族语言的意思。

二是赫拉克里特的残篇 D.107，现存于《罗伊布古典丛书》中塞克斯都著《反对逻辑学家》，英译文如下：

[1] Anacreon, *Greek Lyric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8, fr.423.

[2] 参见 J. M. Hall, *Hellenicity*, p.112.

[3] 汉译参考徐晓旭译文，见氏著：《古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》，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，2003 年，第 75 页。